

斑斑驳驳总相宜(上)

任芙康

我常犯自以为是的错误,比如这回,拿到程绍国的散文新著,便对书名《我的世界斑斑驳驳》心存异议:后四字重重叠叠,沿用者众,应避开为宜。绍国本就是文学语言的方家老手,完全有功底,亦有责任,不雷同他人。

一位编辑同行,喜欢跟我交流,凡与读者目光“过从甚密”的趋时之词,无论多么讨喜,都应割爱。并举例,“辨识度”这一衍生新词,援用者趋之若鹜,他上班审读来稿,如若于某文近距离撞见该词三次,此稿即刻“命绝”,不再“留用”。而他本人日常写作,注重自我检点,概不使唤“温馨”“愿景”“考量”“你细品”“细思极恐”“华丽的转身”“让人脊背发凉”“让人头皮发麻”“贫穷限制了想象”“没有对比,就没有伤害”之类的字句。他凭直觉认定,凡俯拾皆是的话,暴露出作者才思空疏,让人触目生厌。

受其影响,对懒惰成性的文豪,或腹中空空的鸿儒,凡重复照搬现成辞藻,我亦向来嗤之以鼻。

但说归说,人家绍国喜欢,偏偏拿来用作书名,新作隆重开售,文坛才子何立伟领衔的弘扬妙文,业已陆续见报……那咱就舍弃杞人之忧,任其“斑斑驳驳”地风行天下吧。

读过的好书,都有记忆。绍国多年前出的《林斤澜说》,就是何立伟让绍国寄赠我的。彼时与作者完全陌生,待一气读完,得出奇怪印象:林斤澜这位文辞大家,对温州老乡程绍国长期耳提面命;而此书的气韵、文墨,却又表明,入室弟子的本事,丝毫不输乃师。

如此一孔之见,后经绍国诚恳指谬,方有省悟,我并未完全看懂《林斤澜说》。作者笔下的才识与灵动,看似绍国稟赋,实则师出林公。

翻开新书,珠玑错落,先就叫人陷入阅读的奢侈;书页间的酱盐烟火,令人饱览眼福。展卷便是“大餐”《东海珍馐记》。一边读,一边抱怨作者,你这海边长大的幸运儿,张嘴闭嘴,漠视内地陆居读者的感受,一味炫耀海鲜,委实有些自赏。

本属散文叙事,在绍国的经营下,常常臻于小说化境。比方,说着海边,又拐到新疆,巧遇一位命途多舛的长者。意气相投之后,获赠药笺一帖,内有一味牡蛎,系此方精粹。绍国的过人

处在于,带回方子,诸药保留,唯将蛎干拣出,换为刚刚出海的鲜货。此番不动声色的微调,堪属深层变革,将雄健不衰的期许,转为屡验不爽的现实。

如论食里寻欢,切不可忽略《黄鱼》一章。而今处处大小馆子,多数备有黄鱼,并当作看家菜品。绍国不含糊,将黄鱼一片一片地剖析,从外貌到香气,极口称美,赋形于英俊、华贵,甚而直呼为骑士的骏马。

但我深知,眼下招摇过市的黄鱼,多为人工养殖,肚大腥重,早已物失其野。

二十多年前,我去浙江岱山岛。接风席间,当地人自豪引介,本县为华夏大黄鱼正宗故乡。这意味着,在座诸君,即将享得美味。已有几位急切探问:“今儿上桌的黄花,属喂养还是野生?”引介者兴致勃勃间,刹那间露羞涩:“目下野鱼珍稀,市价每斤已近千元,愈重愈贵,三斤以上,动辄数千,吃不起呀。”当地人待客这般至诚,岛上世风,由是可观。

自此,对黄鱼门道,似有洞悉。每每见到大盘上桌的清蒸、红烧、干烧、糟烧、炖煮,我一概坐稳,从不参与欢呼。餐饮业时而幻象迭出,乃多方钩心斗角的沙场。饭客对食材的奢望,又盲从于商家蛊惑,导致野鲜之匮,风行市面。

再看作者介绍自己,五六岁已有印象,家常便饭就是黄鱼。好些年,无篷小船卖鱼,每斤一角上下。有时生意不顺,渔家五分六分也肯论斤成交。老任艳羡绍国浙东南沿海的出生之地,居然可以野生黄鱼当饭。从前不算稀奇,依今日尺度,毫无疑问,小小年纪的他,已享有泼天体面。

作者为人、为文,向以坦诚见长。《酒赋》一文,起首五个字,单列一行:“我离不开酒。”衣袖一摆,甩出这般开场白,文章无趣都难。

少时家中,坐拥酿酒作坊,他三岁试酌,同辈无人能及。一路健饮,数十秋练成海量,回回酣而不酺。低调之君,却从来视自己为寻常饮者,对于各路朋友送上的“酒仙”“酒神”“酒圣”外号,统统视作玩笑,心知彼意,无非诱他敞喉把盏。

他习惯性地不负众望,喝各种酒,懂各类酒,知晓形形色色酒场规矩,善于在文中穿插故事,生动详述举觞之道,诸如择人(遴选酒伴)、择地(讲究环境)、择时(对应良辰)等种种诀窍。当然有时绍国也会舍弃教条,量体裁衣,安于“将就”。

余读书不多,然屡有会心,随意翻开好书一页,可能哪句话,抑或哪个词,甚而哪枚字,常会一下触碰记忆,拉回一段久远前尘。即如这篇诗意豪饮,便让人想起六十年前,大巴山中一位十六岁少年,平生头回举杯,杯中物并非浓香风行的蜀酒,亦非酱香疲销的黔酒,而竟然是,清香冷门的晋酒。

这段往昔,因其反常,萦绕于心久矣。经由绍国撰述“唤醒”,盘算抽空落墨,偿还欠债文章,以了却多年心事。



●百草园
白露
刘志永

白露团甘子,清晨散马蹄。圃开连石树,船渡入江溪。凭几看鱼乐,回鞭急鸟栖。渐知秋实美,幽径恐多蹊。(唐·杜甫《白露》)

跳舞的葫芦娃

刘琪瑞

润着淡淡的花香。母亲说:“种葫芦好啊!不光能摘了嫩葫芦烧汤、包包子,吃起来甜润润的,看着也喜人,就像你们小时候,邀约来小伙伴,在院子里疯跑,到处都是你们洒落的笑声……”

母亲的亚腰葫芦,到了秋,可劲儿结果,一只只扎束着小蛮腰,特别神

气。收了葫芦,母亲都送给村头的哑巴叔,他会画画儿,也会刻画儿,他把想要对我们说的话,都刻在了葫芦上。哑巴叔喜爱孩子,他的小院子里除了爬满亚腰葫芦,还有我们这些经常去看他刻葫芦、求葫芦画的孩子。哑巴叔在葫芦上刻了精美的图画、美好的祝愿,他从不到集市上售卖,都送给了全村的孩子……

多少年都过去了,葫芦娃们还在电线上欢快地跳舞,我的童年渐渐远去,像村庄上空飘起的带着乡愁味道的炊烟。

星期文库

“苏海”之中探诗画之三

苏轼画石的「润」味人生

刘悦蓓

“赏石”这件雅事,到宋朝发展到顶峰。爱石、藏石、品石,已然成为上流社会和文人士大夫间的普遍追求。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圈里不乏赏石藏石的发烧友,米芾、王诜均在其列。米芾提出的“瘦、透、漏、皱”四字诀,至今仍是赏石领域的主流审美标准,宋徽宗所绘《祥龙石图》正是这一审美范式的绝佳范本。而苏轼则提出“石丑而文”的赏石观念,主张文人石以“丑”为胜。苏轼不仅喜欢藏石,更喜欢画石,其画石的高妙特质,被黄庭坚凝练为一个“润”字。

“润”包含两层意趣:一是温润,二是圆润。黄庭坚在苏画诗跋中反复称道:“东坡墨戏,水活石润”“石润竹劲,佳笔也”。苏轼笔下之石,笔墨简率,却透出水乳交融的温润,尤其是《潇湘竹石图》中,石块以淡墨晕染,润泽含蓄。“润而不枯”是文人画石的一种雅意,湿墨皴擦,墨色层次丰富,能够体现出细腻的石体肌理。米芾笔下的山石亦属“润”之一路,他还与米友仁合创了饱含水墨的米点皴。这种笔墨风格后来被赵孟頫、王蒙一脉所传承。清代收藏鉴赏大家安岐评价苏轼的《秀石苍筠图》:“其秀石平坡以淡墨皴染,苍润浑厚,具有天真……赵文敏以此为法,王叔明接其衣钵矣。”

宋代赏石以“瘦、透、漏、皱”为主流,后世承袭宋徽宗《祥龙石图》瘦硬棱角之画风者,明代有沈周、仇英,清代的金农、郑板桥亦多作瘦硬见棱之石。但亦有其他形态,比如圆润没有棱角的,如苏轼画中石头多取圆润之态。从《潇湘竹石图》《枯木怪石图》中便可发现,其石头造型圆浑敦厚,全无锋芒。明末清初的书画鉴赏家顾复评价其《偃松图》亦言:“纸墨佳而笔奇,横短卷,石坡圆润,松竹飞舞,非后人所能到。”

在赏石理论方面,苏轼同样影响深远。他以石之“丑”“怪”映衬人格之古拙质朴,推崇无为而治的价值观。《前怪石供》《后怪石供》《咏怪石》《双石》等诗文,记录了他诸多藏石、赏石的逸事。

谪居黄州时,苏轼在齐安江边收集了298枚卵石,石纹层叠交错如指纹,红黄白各色相间,斑斓夺目。他把卵石置于古铜盆中,注入清水,作为案头清供赠予好友佛印禅师。这种“以净水注石为供”的方式,开创了中国赏石文化中一种独特的供石形式。而“水”赋予石的“润”意,也融入他的创作观念当中,成为文人画石的一种笔墨出处。

苏轼画石,贵“润”而弃“奇”。那浑圆无棱的笔墨,藏着千年文人的孤高与从容。水活石润,不仅是画格,更是他于逆境中与世界和解、向内生长的生命智慧。